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三十回 梁祈福身遭橫禍 區元榜智激良朋

卻說貴興測字歸家，滿擬捉獲天來，詎意喜來抱病而返，心中不勝懊惱。遂問：「嶺頭消息何如？」喜來答曰：「小人在此稽查，一向嚴緊。惟一日區江號果箱過嶺，尚有兩個未捕，其間有些疑惑。因斯時狂風驟雨，電閃雷轟，煙沙撲面，人鬼難分。（回顧張風）是以縱他而去。區爵興跌裡歎曰：「凡事有疑，正須加意嚴察。胡不親自稽查？」喜來曰：「小人既是偷安，何有墜坑之禍？如今遍頭損破，老爺還未見乎？」那爵興細看喜來，果然換面改頭不似從前漢相。貴興延醫與他調治，自不消題。再說蘇沛之微行至南海，訪得黃經一段冤情，隨到佛由陳村等處，連訪半月，所有風土人情，猜嫌好尚，以是為非，反非為是，一切含冤誣告之事，無不具悉於胸中。然後復銜升任，急喚李輝國開堂盤問。輝國答應稍遲，即將他痛笞五□。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？）上下衙役，咸相畏懼不題。

再說天來自從過山，驚嚇抱病在牀。祈福偶暇，檢衣往溪頭洗滌，（污穢之衣不得不往溪頭洗滌）久不見回。天來正在盼望，忽有人報：「祈福在官堆被人捆縛，不知何故。」天來聞報，心膽如碎，病癒加沉。區明與四公咸來議救，天來曰：「我曾幾次囑他隱匿，他竟不遵。今為貴興所獲，無怪其然。望二位與我分憂。」二人未及答，忽見祈福飛奔而返。天來轉憂作喜，戒勉一番。蓋南安府曲路崎嶇，湊著祈福初到，自往溪頭洗服。洗畢欲回，茫然不知所向。偶遇千兵失去水盤衣服，窺見祈福手持濕衣，外貌驚慌，千兵愈更可疑，向前一手拿住。祈福雖有辯言，千兵哪肯聽信，遂係於營前鞭撻。後來辨出非本人贓物，然後釋放。正是：

不特主人多險難，  
更連廝僕亦遭磨。

當下天來對二人曰：「今日得遇諸君，雖粉骨碎身，難以補報，求為再作良謀，（既與分憂，又作良謀，有客如此，吾恐三公兄弟不眠應酬矣。）早赴皇都，不至淹留此地。」正話間，一心腹人入報：「穎關近日加意嚴查，傳語南昌夫犯、大小客商，每每留心相驗，往來貨物到也無妨。（前重去而不重來，今重人而不重貨，文法變換。）四公問他：「始自何時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始自中秋佳節，遽爾而行。早晚兩關，四品大員親放，滿衙吏役各厭煩難。」（寫嚴查又一筆法，與庚嶺不同。）言罷退出。四公問計於區明。區明曰：「吾有一友，姓何字天爵，世居南海沙頭，為人好勝邀名，當以惡言激勸。聞他寄寓本處遠來行內，今夜具酒邀請。彼如赴會，老夫自有機謀。」遂與天來、四公二人說個：「如此如此。」急著人投刺往請。

天爵聞請而來，四人接見大喜。施禮已畢，天爵坐於客位，各領姓名。區明曰：「久別丰儀，每感意於暮雲春樹。今日得瞻顏範，足慰平生。」天爵謝曰：「疊逢錯愛，未嘗一事效勞。」是時天來亦在座間，脈脈不作一語。須臾，搬出嘉肴美饌，三人延天爵於上座。區明謂天爵曰：「與子義屬鄉間濫叨知己，如此脫粟相邀，幸勿見怪。」天爵慚謝不已。

酒至數巡，天爵見天來似賈非賈，似儒非儒，舉手請曰：「敢問梁兄所向，欲往何方？」天來掩袖而泣曰：「赴京有路，作伴無人，九命冤情何日可報？」天爵聽得愕然而起，區明舉其所遇以告之。天爵悶悶不悅。曾四公見天來涕零不已而諭之曰：「梁兄暫且放懷，以盡今宵歡愛。」區明舉酒與天爵曰：「足下飲此一觴，求薦一人護他過廠。此吾厚友，幸為與之分憂。」天爵引滿盡歡暗思：「一身本要到京，還有何人可薦？意欲與他同往，恐彼見疑。」（因天來有黃金數百，長者之行不使人疑。）乃俯首沉吟良久。四公問曰：「何客官往哪處經營，未曾領教。」天爵答曰：「今有香椽百擔，珠寶一箱，投往皇都發賣。」四公曰：「如此便可與他同往。」天爵未及答，區明接口曰：「許大功勞！何見肩帶不起？（一抑）非得經濟之人，不可與他過賴。何兄不過商賈能人，（大場有度）只可往來押運，焉能當得此任哉？」（又一抑）天爵聽得忿火填胸，（好勝人技藝難禁）舉箸掣案曰：「僕之不才。豈特可以保他過賴，直可與彼同到燕京！」（待他自說，妙極，老區韜略委實過人。）區明曰：「豈謂足下不才，惟恐中途有失。」天爵曰：「大丈夫為人謀事，敢不忠乎？」天來不勝感謝。忽見一個長者當前搖手曰：「適聞先生保他過賴，總屬虛談。」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